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云海争奇记

下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821
第一七回	石洞获藏珍 夜月荒村寻侠女 酒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856
第一八回	啸侣命俦 众佳侠山中赴会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888
第一九回	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	955
第二〇回	正胜邪消 天外来佳侠 虹飞电掣 场中见异人	1012
第二一回	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	1073
第二二回	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	1139

第一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且说黑摩勒伏身暗处窥伺，见祖存周已被马玄子喊走，敌人退去，也栽了跟斗回来。知道花家来了能手，查洪与来客相识，尚须陪侍，此时不宜往见。正欲择一隐秘之地稍歇一会，候到查洪回屋再往相见。忽听苗氏弟兄命人传知，近崖守望速传信号，吩咐沿途卡子防守人等，如见敌人走过，只用号灯报信，不可拦阻，由他自去；并说敌人已然全走，今晚大约无事。除前后庭各处仍照前例轮值外，另派两拨巡逻已定。所有新派出的埋伏人等一齐撤退，各归安歇。

黑摩勒暗忖：敌人只当来人已然走尽，正好窥探他的虚实。因对方能手甚众，好些俱精剑术，花家正门出入人多，不敢大意。乘人不觉，重又溜入后园。见各客舍中静悄悄的，好些俱已入睡。妖道未回，竹林楼厅正忙着装殓男女死尸。料定新来这三个上客必在隔壁正宅内款待。艺高人胆大，仗着旧游之地，便由房顶越过。

查、苗诸人宴客之处，乃是花家里进的一个大偏院，一排五大间。院落甚是宽大，栽着一些梧桐芭蕉，还有一座假山，地甚幽静。本是花四姑燕居和自己人聚谈之所。查洪原因当晚三客虽

也是道教门下，人却正派；后园住的全是一班盗党歪头和吕、郭二妖道，男女混杂，品行不端，难于合流。特意告知苗氏弟兄，把三客安置在此，和后园只有一墙之隔。

黑摩勒才过墙便撞上，一点不曾费事。恰巧邻墙有株大梧桐树。天正刮风，月被云遮，大有欲雨之势。里面明灯辉煌，院中漆黑，南中地暖，梧桐渐黄，犹未凋落，树上枝叶又极浓密，隐身其间，室中人言动全可闻见，外面纵有声息，也为风声所乱，真是绝好藏伏之所，便由墙上悄悄援上树去，择枝干密处坐下，偏头往里窥伺。刚刚藏好，吕、郭二妖道便自回转。幸在前面降落，否则剑光映照，就难免不被看破了。挨到夜分，觉出敌人所谈无关重要。正觉不耐，忽见吕、郭二妖道和新来三人作别回园，查洪尚无行意。心想妖道今晚丢人失宝，决不能就此甘休，行前又互使眼色，也许还有别的诡谋。这里的事已然知道，何不随往一探？

主意打定，略停了停，估量妖道已回到楼内，然后起身。这时天已夜深，花家主客人等十九安歇。风势渐住，下起小雨，到处静悄悄的，偶有值夜巡逻人在暗中走动。黑摩勒仗着一双神目能在黑暗中观物，老远看见。因对方高明，巡逻人不敲锣梆不点灯火，四人一队，相隔丈许，一个接一个遥为呼应，身旁俱带有火扇子、旗花信号，本领也都不弱。前人有警，后面的立即放起旗花告急，敌党立即四方蜂拥而来，不似寻常巡逻可以随便伤害擒问，便不去招惹。一路闪躲，掩向竹林楼厅，潜伏窗外，往里窥探。

妖道当晚连遭失利，最心爱的一个女贼已然惨死。回去看见厅上又列着几具棺木，益发愧愤。欲念未消，虽然还有两女淫贼在旁献媚，仍鼓不起兴致。到后连卧室也未回，一同聚集在左偏间内。先把追敌经过愤愤说了，最后郭云璞道：“你看今晚来那三

个么？未曾和敌人交手，便先说了许多泄气扫兴的话。表面和我们敷衍，口口声声却说：‘敌人不必再约能手，眼前知道的就够受的，明早去往江船探过虚实，便须另请高人相助，否则万无获胜之望。’那口气明是看我弟兄不起。照今晚情势，敌人实也狡猾。只管我们法术法宝未及使上，后日正经动手，敌人不能随便逃走，但内中有好几个俱未对过，还有先前救火回来在峡谷上空所遇两人，飞剑不弱，也须留意。我们隐遁多年，近才出世。昆仑派颇有几个出色的，虽然同是为了朋友，今晚已然受了暗算。再要被人比下去，威名扫地，颜面无光。莫如乘这两日闲空，我去把翁家弟兄请来打个后场。你看如何？”

吕宪明道：“我先前也有这个意思。虽然我们失盗，除那旗门有用外，法宝囊内只两件寻常法宝，无关紧要。敌人如此张狂，又有昆仑派这三个后辈在此，不可不早作打算。能把二翁请来，自是好极。”

正商量间，忽报“蔡当家到”，随即走进一人。蔡乌龟原随查、苗诸人陪客，因觉吕、郭二人为己吃了人亏，心中不安，随后赶来赔话。双方原是至交，无话不说，便将前事说了。蔡乌龟知道二人性傲，这次约人实出不得已，为讨喜欢，故意巴结道：“今晚敌人全是出我不意，鬼鬼祟祟。二位真人法力尚未施展。看他为救老贼，先命人放火调虎离山，可见情虚。依我想，有二位真人，万无不胜之理，何必多此一举呢？”

郭云璞微笑道：“话虽如此，翁家两老弟兄魔光厉害。多两人来助助声威吓吓敌人也是好的。就此去吧。”蔡乌龟早看出形势不妙，巴不得多约能手，也就不再深说。郭云璞随向众作别，驾剑光飞去。

黑摩勒暗忖：前听司空叔说：“丹徒金山后岩有一伏泉洞，外观洞口极为狭小污湿；向无人迹。由洞底石夹缝进去，曲折下降

五六里，便到一所极华美的洞府。内里隐藏着两个左道中的异人，一名翁持，一名翁果。本是滇西蛮僧屠盘伽的门下，因犯教规，弟兄合谋，弑师还俗，逃往江南。为避同门师兄弟复仇，又是生俱茶癖，知道伏泉洞内有一股灵泉，乃江心第一泉的分支。泉量不大，比起郭瑛墓下面江泉还要醇甘芳冽。长年隐居在内，将洞中十七间石室布置得和皇宫一样。除每年春秋两季，弟兄二人轮流往武夷、龙井、洞庭等产茶名区采购佳茶，并制办别的食用诸物外，行踪诡秘异常。洞中设有法术禁制，轻易无人能见他面。精于飞刀吐火之术，能用魔咒，咒人立死，厉害非常。异日如游金、焦等处，如见身材格外瘦小、目闪黄光的中年人，务要小心。任是什事，不可招惹。”自己因是好奇，本想几时往金山暗中探看，未得其便。二翁与外人绝少往来。近年因新取艳妻，不耐洞中枯寂，常时迫令同出，也只偶然在镇江、南京一带城市中出现，为时甚暂，向不理人。不知郭、吕二妖道，怎会与他兄弟结识。此事关系不小，今晚见查洪已不是时候。司空叔和师父、丐仙等人想必已在江船上聚集，正好趁此时机赶回去，先送上一信，看看邢飞鼠约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物。明早返回来，见过查洪，做了客，再找地方安歇。于是便离了花园，往回路赶。

出了园门一看，各地防守比前更紧，只表面上看去静悄悄的。仗着天阴下雨，人又瘦小轻灵，武艺高强，又有极好目力，一路闪躲纵避前行，居然把头层出口闯过。到了谷中祝三立所居崖石之下，心想来时曾见洞中卧着一个少年，是祖存周的同伴。这里正在敌人卧榻之侧，花家又不是不知三立居此，如何能容？不知被寇、马诸人迁走了未？何不顺便上去探看一下？想到这里，也不顾身上污湿，便援崖上爬。

快要援到崖左边上，忽听洞内有人叹息说话之声。黑摩勒先当少年伤势沉重，不能行动，还有自己人在内守候，方欲翻身纵

上，洞中人似已觉察。忽然悄道一声：“鱼儿来了！”语声随住。跟着便有一道黄光自上射下。总算黑摩勒心灵机智，一听口音甚生，立即警觉，忙往石台右下一翻，施展轻功，足尖抵着崖石，双手指紧抓石角儿，屏息凌空，贴石孤悬，没被来人看出。那雨忽然大了起来，耳听一人说道：“敌人已然得手走去，就有事也在明天。今夜天都快亮，这大风雨，哪还会有人来？定是风吹树枝，倒淋了一身雨水。还是回洞喝酒去吧。”底下便不听声息。

黑摩勒也真胆大，因那洞穴是祝三立的住处，又有人在内养伤，明知对方俱有飞剑，仍想探个水落石出。略待一会，不听动静，轻悄悄翻上去，卷向老松后面。先相准地势藏好身子，探头往里一看，见少年所卧竹榻已然拆毁。却另换了一些坐具，对面坐着二人。一个缺了一只耳朵，一个面赤如火。当中小凳上放着许多熟菜，正在对饮。

缺耳道：“师父也忒大意，那么关系重要的法宝竟会失去。自不小心，却说花家防守太松，致被敌人混进。好好待承不能享受，却被派到这小山窟里受活罪。”

红脸道：“适才师父师叔追敌回来，都是苗老三说起这里以前住过一个姓祝的老狗，本领煞是了得。起初双方路道虽然不对，因无什事发生，只看着有点惹厌，没去睬他。日前想起现在正紧急，肘腋之下难容外人，何况老狗又专喜做那惹厌的事，他常年留此不走，就许含有深心。花四姑本疑他是仇人派来的奸细，知道迟早是害，想就便除去，连派三起人来此查看，他俱未在，可是东西还留在此。第二次来，炉中炭火犹温，料定老狗平日狂傲，仍要回来，只遇不上。这里又上下艰难，没有真功夫的人不能上下，遇上老狗，反白吃亏，其势不便请人常日在此守候。今晚师父师叔救火回来，恰又在这一带遇见两个对头，斗了一回飞剑，未分胜负。越疑老狗勾通敌人。尤其这内外防守谨严，他又是个熟脸，

竟会来去自如，行踪诡秘，无人觉察，实是一个隐患。如此请师父派两个精通飞剑的门人来此，一半蹲窝待兔，一半防守，做两头要口的策应。明早便有人换班，又非永守此地。一会天就亮了，你还等不及么？”

缺耳答道：“不是不能耐，是想一个寻常老狗也值费这大的事，知他什时前来？实是闷人。我想睡了。”红脸道：“我知你是惦着那个姓施的小浪货，这时人家早陪师父师叔们睡了。就回去，也轮不到你，息了心吧！休听苗老三说敌人不会剑术，今晚师父所遇飞剑哪里来的？就不是他，也是他的党羽。就老狗那身武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如今我们反在明处，第一留神暗算。惟其不知何时到来，才不可大意。你酒后照例想睡，你如困时，你自睡去，有事我再唤你便了。”

缺耳的随打了一个哈欠，往旁边榻上一倒，晃眼便打起呼来。只剩红脸一人对灯独酌。黑摩勒暗骂：“这类蠢猪狗，也配修道炼飞剑！”适才只见一道黄光，这醉猪不像是个高明人物，许是红脸所放飞剑，有心骤出不意，用连珠暗器将他打死，又恐对方邪法高强，一个打不进身，立即送命。方自踌躇进退，忽听前面崖下有极轻微的呼哨之声。

红脸耳也真灵，立即警觉，用手推了缺耳一下，没推醒随即飞出。黑摩勒知道此时一逃，反被发现，敌人顺着发声之处追寻，必不注意近处。仗着人小，又是一身黑衣，紧抱树后，往侧略闪，便和树成了一体。那株老松虽然蟠屈横伸，夭矫如龙，但是又矮又短，枝干更是繁密，大人万容不下，又是当洞而生，红脸万想不到树干后面斜盘着一个小人，近在眼前，竟致忽略过去。

黑摩勒胆也真大，强敌就在身侧，还敢回头往那发声之处探看。只见相隔二十余丈对崖腰上，接连发现了两溜绿火。雨中去光并不亮。敌人立飞起一道黄光，跟踪追去。猛想起洞中还有

一个醉猪，此时下手，岂非天与其便？念头一转，立即纵身入洞，取出身藏小钢镖，双手各持一只，照准敌人命门、咽喉两处要害打去。那缺耳乃郭云璞新纳爱妾之兄，只有一身好功夫，仗着裙带关系，学了点邪法和剑术，因是入门不足三年，只能将郭云璞给的一口好剑，用邪法随意收发飞出伤人，便即倚势骄狂。人又粗鲁，好酒如命，一醉即睡不醒。黑摩勒不知他的深浅，惟恐一击不能致命，反起厉害，竟用了十成力，一镖深陷入脑，直打到胸腹中去。另一镖也由头颈当中连榻透穿，落于榻下。当时手足微一伸动，声息未出，便即毙命。

黑摩勒这时赶即退出，红脸敌人未回，原可无事。因那小钢镖乃大师叔司空晓星五十年前故物，百炼精钢所制，共只十余只，失去可惜，一只打向敌人腹内，急切间自难取出。想把榻下这只拾起，又见死人身畔有口宝剑，腰间悬有革囊，想就势一起取走，稍微呆了一呆。红脸敌人已迫到发光之处，看出石隙里插着三个竹筒，俱有火药引线，两筒燃去，一筒为雨飘湿，尚还完好，料是诱敌之计，只测不透是何用意。一见雨大，连各望楼号灯都为水雾所掩，看不出来意，欲飞回唤醒同伴，商议下手，免得风雨深宵，徒自张皇，一无所获，招人轻笑，忙即飞回。

黑摩勒刚把东西取到手内，忽听洞外崖石上有人降落，知道敌人回转，出去已来不及，急中生智，决计一拼，忙往榻侧一躲。红脸已是走近，还不知同伴已死，进门急唤：“师弟快醒！有敌人来。”随说人已到了榻前。

黑摩勒心有成见，原意洞穴窄小，敌人生得高大，洞口出路已被挡住，除用暗器冷不防一下将他打死，否则要想逃走，直是万难。恰巧刚抬起的一只钢镖正拿手内，猛一长身，扬手便照来人面门打去。这时红脸已然瞥见缺耳颈间血迹。穴小无处容人，黑摩勒占了身材瘦小的便宜，敌人匆迫中决想不到榻侧伏得有人，必

当刺客已然走远，追将出去。黑摩勒走固可以脱身，下手若是稍迟，以他功力准头，相距这近，对面发镖，也万无不中之理。这一稍微心急，几误性命。

红脸刚觉同伴被刺，又惊又怒，猛瞥见榻侧冒起一条小黑影。黑摩勒人既瘦小，穿着一身黑衣，又戴着一个人皮面具，残灯影里，简直不类生人。红脸乍见，疑是鬼物，吃了一惊，不知不觉口里大喝一声：“打鬼！”人早往侧闪避，同时黑摩勒手中镖也是发出，竟吃无意之中躲开，擦脸而过，只把右边颧骨擦碎了些。铮的一声，石火星飞，钉向壁上，人却没有倒地。当时暴怒，扬手正要放出飞剑。就在这情势万分急迫之际，黑摩勒手快，双手俱能发镖，头只镖发出，囊中镖已取到手内，见状知道不妙，一时情急，扬手便打，跟着身随镖起，准备和敌人拼死，同归于尽。猛听敌人身后有人发话。敌人双手一舞，往后便倒。那镖未听坠落，也不知打中与否。定睛一看，乃是一个瘦小老头，已由后面用重手法，将敌人头颈紧紧扼住，一同倒向桌旁。初倒时，红脸的还想挣扎，吃老头哽的一声，双手一使劲，黑摩勒也怕他挣起，又朝太阳穴一镖，就此了账。小老头随松手纵起，因地势太窄，将红脸死尸由桌旁提起，搁在先死的缺耳敌人身上。

黑摩勒虽知祝三立，却只听司空晓星等说起，从未见过，料定是他，忙即行礼，笑问：“你老人家是祝三叔么？”祝三立笑道：“你这小孩倒真不错。那缺耳朵的，先同红脸出外看你时，因恐当时点倒，启那红脸疑心，只在暗中点了一下睡穴。即使不醉，心里明白，也不能起身为敌，还不怎样。那红脸的一个，不但飞剑、内外功俱都甚好，如非你先发镖伤他，分了心神，正不知鹿死谁手呢！再如不好，吃他放出飞剑，我这里路熟，又值风雨深夜，或能躲脱，你却没了命了。我早不愿居此，无如这时一走，显我怕他似的。上次他们来寻，曾见我留的字条，上写：‘这里是我家，’

如有外人来此侵扰，遇我回来，休想活命！’老花婆明知我难惹，以为有了几个略通剑术的，便又想杀我除害。且叫她看个榜样，我说的话是否虚假？现时一班朋友俱在江边大船之上聚会，已然席散，差不多都睡了。我因嫌人多太挤，冒雨回来，倒做了一快心之事。令师叔说你要见查洪，此去明早还须再来。雨大路远，去了也不一定能见他们，何苦雨中奔驰，多此一番跋涉？现有敌人留下的好酒好菜，那边提盒内好些食物也还未动，乐得享受。随我在此同住一夜，天亮再往花家去寻查洪，岂不是好？”

黑摩勒便把敌人要寻二翁，自己意欲回去送信之事说了。祝三立道：“这个无妨。我听说丐仙因昆仑派有人来，早已防到。预拟敌人所约能手比二翁还要厉害，马玄子回去便有准备。即便匆匆不能再约多人，就眼前诸位也足能应付，怕他何来！何况天一亮我便回船，自会通知。你不必多此一行吧！”

黑摩勒一想也好，随将前发的镖寻到，又想将缺耳腹中镖取出。三立道：“来人须在天明以后，此时不会有人来。你不要忙，我少时会代你取。快些吃完，你自睡吧。这崖顶上还有一条道路。我不唤醒你，就是天明也无庸起。乘这两天，许能多睡一会，养足精神，后日好和人打去。”

黑摩勒本也饥疲交加，见桌上好些美食，便即依言吃喝起来。吃完向榻上睡倒。醒来一看，业已雨住天明，祝三立不知去向。对面小榻叠置的尸首已然不在。地上干干净净，不见血迹。小桌上吃残肴酒连那提盒也被人取走，却放着一只小钢镖，料自尸腹取出。不知怎会收拾得这么清楚，好生佩服。忙即起身，把镖揣好，走出洞去。见朝阳正照崖上，山谷清洁如洗，那一带多是石崖，不留宿雨，只崖隙生着小松藤蔓之处犹有水点飘坠，余者多已干涸。下望谷底，却添了两三道急溜，由村口那面，银蛇也似随着地势蜿蜒奔驰而来，与沿途积潦相会，往谷口流去，水光闪闪，迅疾

异常。路上已有人涉水行走。都是花家佃工之类。暗忖：昨晚敌人曾说天明便有人来此接替。日色已是辰刻，怎还不见人来？祝三立说崖上还有一条道路，昨晚忘了问。此时往见查洪，也无什事。何不寻将出来，万一事急，也是一条退路。

想到这里，回望身后，只是危崖高耸，通体削立，向外倾斜，又滑又陡，不比下半截，中途还有着手之处，便是猿猴也攀援不上。正寻思间，忽听谷口人声嘈杂，偏头一看，一个手持器械的少年领着一伙人，用木板抬了两具死尸，由谷口如飞跑来，一会到达。认出那少年乃是苗秀，所抬死尸正是昨晚和三立杀死的两个敌人，头面上血迹似被雨水冲净，衣服却是湿透。记得昨晚睡时已离天明不远。由当地直达山外，有十多处望楼，各要口均有人把守，尤其谷口防守人多，最为难过。不知祝三立用什么方法，把这两具死尸运向谷口外去？事前竟无人觉察，直到了清早才发现。端的神出鬼没，令人难测了。觉着崖上已无可留连，遥望苗秀押了死尸已然转过崖去。谷中正无人迹，便把外罩的夜行衣脱下，卷成一个小卷夹向肋下，轻轻纵落。猛觉被人一把抓住，心中一惊，方欲还手，忽听身后低喝：“莫动！是我。”语音甚熟。回头一看，正是祝三立。笑问：“你老人家真个本领高强，神出鬼没。哪里来的？小侄自信耳目甚灵，竟一点也不知道，倒被吓了一跳。”

三立道：“你也不往谷口那一面细看，就往下跳。这两人虽还无妨，吕、郭二妖道同了人就在后面。下去岂不撞上？弄巧还许到这来，快随我走吧。”

黑摩勒闻言，才想起崖势曲折，紧前面突出一块，看不到底。知来人正被山崖挡住，上面无路，只这一点地方，离地两丈许，虽生着一斜条老藤，只三四丈长一片，相隔崖顶不下二十多丈。至多也只纵到藤上，贴壁隐悬一会，再上势决不能。方自寻思如何走法，三立已用轻身功夫平地拔起，一手抓住藤根，一手将藤蔓

往起一翻，身子一闪便到了藤盘之下，略微颤动，藤盘仍还原状。

黑摩勒暗笑这藏身之处果然妙绝，再上却难，许在下面暂避一时，等敌人过后再行逃走，遂也跟踪纵上。手刚抓藤，便听三立低喝：“快钻进来！妖道来了。”语声发闷，相隔似在十丈以外，大是惊奇。如法掀藤钻进一看，原来藤下面竟隐着一条尺多宽的山夹缝，藤根便在缝口，三立人已不见。料定上有通路，刚把藤蔓还原，便听破空之声由远而近，晃眼光华电掣，自空下坠。适才立处落下二人，一个是吕宪明，还有一人似是初来，不曾见过，一落地便连声咒骂，走入洞内。转了一转走出，同往村中飞去。再一回顾，那山缝既深且窄。纵到缝底再往前进，便是一条极狭小的洞径，大只通人，大人尚须蛇行始能穿过。前行两丈，洞径忽改向上，时窄时宽，势颇陡斜。常人便到里面，也无法上去。又进约十数丈，才得一两丈方圆平坦之处。内中也有一具竹床和些零星食物用具。

三立已点灯相候，笑道：“你看这里好么？由左角小窟里钻出便到崖顶。我昨晚已弄得好好，本想花家不会有人来，由你睡醒去找老查。因听前面望楼人说今早尸首发现，妖道亲往查看，并在搜寻敌人。恐你被他寻见，又赶回来。到时遥望谷口，已有两人往里跑。你还不知，正往下纵，这才将你抓住。稍晚一步便遇上了。这里原是我避寒之处，洞虽不大，到了冬天却是温暖异常。由此往右一拐，脚底有一极深的洞，眼大才尺许，深有十数丈，石滑如油，连我这身子都不易下去。又怕滑下去嵌住，上下不来，生生在里憋死。虽断定洞底必藏有什么奇怪东西，还没去过。越过洞眼，便和你来路一样的洞径，只是宽些，越往上越仄，再前行十多丈，由一尺许长半尺多宽的穴口钻出，便是崖顶，外面长着乱草矮松。全崖只谷口附近有花家用云梯接成的半截山路，外人是无法上去。后崖壁立百丈，四无攀附，下去便是乱山绝壑，荆

棘丛生，比人还高，毒蛇又多，除我以外，自来无人上下。即便有人发现，那么窄小的穴口，只似你这小身子出入都难，大人非精内家锁骨功夫无法进入，所以我在里面甚是安静，自来无人惊扰。尤妙在是，到了雨天，崖上积雨顺着地势往穴口倒灌，顺流而下，俱吃拐角洞眼接住，落将下去，水一点也淹不到这里，水声却是好听已极。就是春夏天，我每月初一十五总要来此住上两夜。我听说今早老刺猬因是口直，差点没和妖道反脸，多亏主人他们劝住。此人权势现已大差，如愿现在进村，还是由崖后下去，绕到前面谷口，照客礼求见均妥。如俟无人之际，不经谷口，由前崖纵落，遇上老刺猬还好，一个不巧，中途遇上妖道徒党或是苗氏弟兄，他们未接信号，定必疑忌，说话不中听，你一计较，立即吃亏。你看如何？”

黑摩勒道：“谁耐烦再绕谷口去和小贼们打交道？只请老前辈把崖上通路指示，留一退步，仍由前崖入村好了。”祝三立笑道：“你年纪轻轻，胆真不小。我正要到江船上去会他们。既是这样，趁时候还早，你在此歇上些时，吃点东西，中午入村好了。”黑摩勒一想也好，三立随将现成酒食取出。老少二人吃完，三立随领黑摩勒去看崖上出路。先顺洞径往行走，往右一拐，便到洞眼上面。黑摩勒见洞和井一样，也是长方形，洞旁好些缺裂，洞口以下却甚整齐。旁边石壁上有一大铁钉，悬住一条极长绳索，心中一动，也未言语，径随三立上走，又是十余丈方见天光。到了出口，三立首先用锁骨法将身子缩小，钻了上去。

黑摩勒随同钻出一看，那穴口也和里面洞眼相似，俱是方形，只稍微大些，隐于乱草之中，不近前决难看出。由上下望，黑洞洞的，相隔丈许便是实地。外人到此，万想不到里面尚有洞径可以藏人，端的隐秘已极。再看崖后，绝壁百丈，下临深渊，杂树稠密，草莽怒生，黑压压一片，对崖又是连嶂排云，无可攀援。料

是向无人迹，方欲问讯。

三立指道：“崖左俱是藤蔓，你如想由此走，由那藤蔓倒援，先向右攀援到无藤之处，将身倒悬下去，便看见底下崖窝，那里崖势缩进，隐藏着一条道路。顺路再往左走出十来丈，用轻身功夫由荆棘之上飞行不远，便见两旁草树交掩之下，隐藏着一条山泉冲刷的干沟。沟中无草，俱是沙石，蜿蜒行至尽头，有一个三尺大山窟，乃是昔年山泉故道。由此钻出去，深才两丈，到一涧岸之下，外有藤草掩蔽。沿洞北行，到了狭处越过，又是一片乱山。虽仍崎岖峻险，我们走起来却不吃力。越过两个山坡、一座危崖，循着樵径出去，便到山口外了。这路只前段走起来艰难，但比正路差不多要近两倍。你也许用它不着，姑且备个缓急吧。我要走了。”说罢，轻轻往下一纵便到藤上，手足并用，捷逾猿猴，晃眼到底，回身向黑摩勒一扬手，嘱咐“看准”，便照所说途径，施展“渡水登萍”的轻功，由草树荆榛之上飞越过去，几个出没，便即不见。

黑摩勒望不见人影，才行回转洞内，暗忖：此老成名多年，生平所经名山胜景何计其数？这所崖洞，景物既不出奇，洞又狭小，为何恋恋于此，数年不去？就说为了一娘母女复仇之事，要潜伺花家踪迹，以他本领，来去飘忽，随时均可入庄探看。这等暗做的事，怎反把自己踪迹落在仇敌眼里？近居咫尺，对方又是能手，肘腋之间决不容人盘踞，迟早寻事，一个不巧，立受挫辱，丧失多年英名。无论谁也不肯如此做法，此中必还另有深意。那洞眼他说深不可测，壁间却挂着长索，内洞深居山腹，又小又气闷，出入又极艰难，他却说每月必要住上两天。那洞眼和后洞出口虽说略有大小之分，形式差不多是一样，好似以前有人故意开通，但不应那么窄小。祝三叔何以每次来往，均在朔望两日？这些无心露出的话，均多可疑。反正时候还早，那洞眼估量自己身子还下

得去。现有长索，他走时又未禁止，何不缒到底下探看一回？许真藏得有什么宝物或是有什么奇景也未可知。

主意打定，先回到中心石室之内，细一寻视，又发现了一件形制奇特的火筒，中有机簧和引火之物，比夜行人所用火扇子灵便得多。用时只一甩，便将筒口油芯引燃发光。柄上还有一条极细的铜链钩，匠心独运，甚是精巧。内功好的人都能于暗中视物，目力极强。祝三叔又不做贼，何须此物？那条链子更是奇怪。心疑此物和壁间长索均与那洞眼有关，随手取来揣向怀里，重又走到洞眼上面。先把火筒系在长索之上缒将下去，那索乃精麻结成，细而坚韧，长约二十丈，已然放完，还未到底。抖燃火筒一照，底下似和上口一般窄小。通体直立如井，黑洞洞的，只见火光荧荧，望不见底。又去取了两块石头打将下去一试，仿佛再深也没有多少，半晌不听动静，估量下面并无蛇兽潜伏，索长只此。想必祝三叔早下去过，为防万一，便将钢镖取出插向领间，手里再握上一只，又寻了两块石头揣向身上。

顺着洞眼援索下去一试，仗着身材瘦小，那扁狭的洞眼恰差不多大，无须再用锁骨缩身之法，便可穿将下去。只身子不能转侧，手脚不能随便抬起施展，身不能俯，要看足底，必须吸气凹腹将头略低，始能向下微觑，甚是吃力。初意下面一段总该有宽大的地方，哪知直桶般上下如一，偶然遇到一些四壁碎裂之处，可用手足攀抵歇息，地均不大。一会长索只剩了三两丈，心想：这么又深又窄又滑又溜的洞眼，下面还不知有多深？一不小心失手滑落，果真一直到底都和上面一样，也可施展轻功，脱去鞋袜，手足并用，援着井壁而上；最怕是洞底突然宽大，离洞眼过高，纵跃不上，这一下去休想上来。祝三叔回来发觉还好，否则不闷死也饿死在内。再说，下面有无大蟒毒蛇之类潜伏，也不能十分拿定；要是睡熟在内，适才石块没有惊动，等人快到才行警觉，蹿

将上来伤人，洞眼逼仄，就有钢镖在手，也是施展不开，岂非太糟之事？

想到这里，不禁有些胆怯。便把势子放缓，提气缩身，一手援索徐徐下坠，一手握了钢镖，将头微低觑定下面，加意戒备：一见索头火筒微有异状，便即往下发镖，加紧上援。这等地方如有蛇怪之类，必定厉害，不是常物。正寻思横手往下发镖不能施展全力，如何始能脱险？长索已快援到尽头，火筒的光就在脚底晃动，不敢再降，意欲脚底壁间石裂之处稍微歇息，探出下面深浅、有水无水再行下去。随把火筒扯上一照，四壁俱是滑油油的青石，无可着脚，只头上滑过之处似有缝隙颇大，洞窄尽能容身。恐火烧衣，便把火筒熄灭，往上略援便到。

那石隙就在迎面，也是一个洞眼，大小形势俱和上面所见一般无二。下时正看脚底火光，不曾留意，这时觉着身后也宽。晃燃火筒四下一看，从上到下，只这一处，四壁裂缺累累，身后也有一处同样洞眼，只是一斜向上，一斜向下，洞口正好斜对火光照射处，身后这洞深只数尺，面前的洞眼却深不可测。细看之后，不禁心中一动，恍若有悟。便把双足分踏壁石裂处，仗着四外俱有空隙，先将怀中石块取出朝下打去。遥听叭的一声，相去上面并不甚深，也无别的回应。再取一石朝壁间斜口打去，再听咕噜噜顺着壁滑下，也没多深，铮的一声，好似打在钟磬上面，声甚清越，好听已极。空洞传音，余韵悠然，半晌不绝，益发触动灵机。双手挽索一试，甚是坚韧，只不存心断它，足可寄身其上。便把索头取上，系在腰间，以防不测。镖和火筒一一插向襟间备用，又把壁间未碎落的裂石扳折了两块，顺前面洞眼打去。头一下滚到尽头便住，第二下又似撞在钟磬一类的乐器之上，铮的一声立起回应，晃漾不息。估量洞底必要大些，那有金铁之声的必是一件宝物，也许如己所料，不禁心神一振。先把气息匀住，手援长索，